

塑料兄弟情

結果，李忠下山遇到一個不知名的客人，「鬥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其真實武藝水準，再次慘遭曝光。直到周通帶着眾嘍囉一哄而上，方才得手。魯智深豈是個省油的燈？在五台山那梵音法螺中間尚且都坐不住，難道能在桃花山乖乖坐等不成？心裏發動了對李忠的第四次嘲諷：「這兩個人好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卻不送與俺，直等他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灑家……」兩拳打翻小嘍囉，把金銀酒器踏扁打包，從後山跑路了。

周通還有些脾氣，罵「這禿驢倒是個老賊」，準備追上魯智深，差臊一番。李忠倒顯得理智：「我和你又敵他不過……不如罷手，後來倒好相見。」又向周通道歉：「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真是老鼠掉進風箱裏，兩頭受氣，賠了兄弟又折財。這兄弟情，塑料感十足。

(《李忠外傳》之四)

《水滸》提到「李忠」名字的共有二十四回、七十五處。真正與情節相關的，主要是「魯提轄大鬧桃花村」「三山聚義打青州」兩回。

第五回是李忠的人生巔峰。在桃花山，他憑武藝折服了原來的寨主周通，坐了第一把交椅。周通的本事，可想而知，不過一個佔山為王的小毛賊，在桃花村欲逼婚強娶，被魯達喬裝新娘，在洞房裏結實實痛打了一頓。周通武藝不濟，捱打的能耐倒是有的，「血條」比經不起三拳的鎮關西要厚得多。後來李忠趕到，認出魯達，便邀請上山。京劇、粵劇的《花田錯》，都有這段故事。

在桃花山，李忠款待連日，但很快遭到第三次嫌棄：「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個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也難怪和尚找茬，李忠索性確有硬傷，為湊些禮物給魯達送行，決定下山去搶劫一趟。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生日「祝福」

和朋友一起去餐廳用餐，席間聽到旁邊有一桌客人在慶祝生日，客人請餐廳的侍應幫忙拍合影。侍應拍完之後，很有禮貌地說了一句：「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朋友悄悄側過頭來問我：「有沒有覺得有什麼問題？」我一臉茫然，有問題？哪裏有問題？有什麼問題？

朋友小聲解釋：「能用『身體健康』作為生日祝福的，一般都有一把年紀了，你再看看旁邊的『壽星』……」我偷偷用眼角掃了一下旁邊——主角是一位女士，雖然保養得宜紅光滿面，但難以說是年輕。果然，那位侍應應該是沒有想太多就脫口而出了。好在「壽星」本人在一時之間也沒有意識到什麼，或者儘管意識到可能有一點不妥，但一來明白侍應沒有惡意，二來在朋友面前，在大庭廣眾之下，也就沒有發作，嘻嘻哈哈過去了。

雖然是個很小的點，但的確是越想越有道理：「身體健康」同樣的四

個字，用在農曆春節期間毫無問題，配上「新年快樂」攪利是自然是老少皆宜無往而不利，但用在生日祝福時就需要考慮一下了。用在生日祝福時，我想按照年齡從小到大排列，或許應該是「快高長大」、「學業順利」、「升職加薪」、「身體健康」，而在「身體健康」之上，就只剩下「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了。

就在這一刻，我瞬間就明白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的意思。畢竟說話者說出幾個字只需要一兩秒的時間，但只要想的話，聽話者就有無窮多的時間，把那幾個字在腦海中來回播放，反復解讀。想到這裏，我不禁悄悄抹了一把汗，不知道自己之前有沒有在無心之下說出傷害他人情感的話。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奔赴豬鼻筋

吃燒烤有幾個境界，每一層都既是人們認知圈的突破，又能看作鄙視鏈的雛形。第一層由內地普通的食材構成，像牛肉串羊肉串雞翅這類，最多加上板筋油邊，成為生啤旁閃閃發亮的存在。第二層稍有升級，大腰子名滿天下，還有近些年來居上的毛肚、掌中寶，被小清新們奉為至寶。但要到了第三層，可就成了玄學，日本居酒屋的頂層少不了一串提燈，可在中國仍舊百花爭艷，吃雞胗的被吃牛心管的鄙視，吃牛心管的，比不過上桌就要一盤豬鼻筋的。

豬鼻筋有多火，有多講究？這事兒得去請教宜賓人。天大地大，山水相擁處處是家，也不知道當初是哪位古人思路如此廣闊，能動到「二師兄」鼻子裏的兩條筋，還放上餐桌。沒吃過豬鼻筋的人，光是腦補這個位置，恐怕就已經五味雜陳。但吃過的人此時會一把拉住你，大手一揮好像能驅散所有「夢魘」，只專注於眼前一盤白淨、火爆的食材，等着被它打動，一擊即中。

也許前人吃它，是因為不常見。畢竟在任何一个物以稀為貴的年代，噱頭都會大過於內容。可如今須得承認，縱觀廣大燒烤界，確實沒有誰能替代這種口感。向前追溯，口感跟毛肚、板筋相似，但和而不同，相比之下更爽脆，又香又彈。牙齒明明先觸到膠質，讓你以為是膠原蛋白的盛宴，結果即刻就變成了愉悅的咬合聲，脆中帶勁，配上辣椒、花生等複合味覺，快感從嘴直衝進耳朵裏，繞得整個人神魂顛倒。太好吃，能配得上太好吃的，大概也只剩下手舞足蹈了。

傳說一家店有資格烤豬鼻筋的師傅，就是「扛把子」，沒個四五年練不出來。大火出香，小火加料，多一分則硬，少一分則爛，不多不少，剛剛好的豬鼻筋，立起了真把式。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在我國傳統七夕情人節即將來臨之際，營造浪漫氣息自然是必不可少。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由德意志唱片公司於一九七七年發行的《浪漫結他》曲集。唱片收錄了三位地中海地區的作曲家所譜寫的結他名曲：意大利古典結他作曲家毛羅·朱利亞尼所作C大調和D大調兩首奏鳴曲、西班牙作曲家費爾南多·索爾《馬爾伯勒主題變奏曲》，以及他的另一位同胞弗朗西斯科·塔雷加的四首小曲，由二十世紀西班牙結他巨匠納西索·耶佩斯演奏。封面則選擇了西班牙最偉大的浪漫主義畫家弗朗西斯科·戈雅所繪製的《彈結他的瑪霍》。

中學的物理課上，剛大學畢業不久、臉上還有痘痕的男老師講科學原理。那是一個夏日的午後，我眼睛在書本上，心卻徜徉在剛剛讀到的文學雜誌裏，油墨的香氣從那一行行詩句裏蔓延開來，一點一點地引誘我的思緒。忽然，一句話飄進了我的耳朵——「鏡子裏的你，不過是幻影。」我大吃一驚，不敢相信這是在物理科的課堂上聽見的，它哲學又富有詩意，我的心像被某種神秘的力量擊中，思緒一下子被拉回到課堂上。

西班牙語中的瑪霍（Majo）及其陰性詞彙（瑪哈）特指馬德里下層社會中有着厚臉皮舉止的時髦群體。瑪霍是那些魁偉自信的浪蕩男子，瑪哈則是穿着亮麗的時髦女子，戈雅的两幅代表作《著衣的瑪哈》與《裸體的瑪哈》所呈現的便是這一群體。他們的服飾均是西班牙傳統裙裝的誇張演變，與當時受啟蒙運動思潮影響的西班牙精英所穿着的法式服裝形成強烈對比。

在《彈結他的瑪霍》中，畫家描繪了一位身披淡藍色披風、繫着花園巾的戴帽瑪霍正在全情投入地懷抱結他彈唱，他所穿的淺黃色五分褲腿褲和白襪在赭色岩石的映襯

下分外醒目。另有三人分列其身後兩側，似乎並未被前景仰視彈奏結他的瑪霍所影響，左側背景的深色山巒和右側藍天白雲的天空彷彿暗指聚集地位於山巔。戈雅曾創作了一系列記錄西班牙當地風土人情的風俗畫，除了油畫享譽世界，他在掛毯設計領域同樣頗具才華，此作實則也是掛毯的樣稿。考慮到專輯中的兩位作曲家索爾和朱利亞尼均和戈雅活躍於同一時期，這一音畫搭配也讓觀者在賞畫聽樂的過程中有了歷史沉浸感。

「碟中畫」《浪漫結他》曲集 / 《彈結他的瑪霍》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清華校服？

傳廣泛，多少和「清華」標籤有關。清華是名校，而人的眼球總是不自覺地轉向名氣大的事物。這大概也是改編者以「清華」為這條原本並無實指的視頻「賦能」的原因。那麼，拋開視頻中祖孫校服傳承情節裏的特定人物不談，僅從歷史上看，這樣的事有發生的可能嗎？

清華女生，寬泛地說，或可從一九一四年招收直接考取庚子賠款赴美留學的「專科女生」算起，嚴格說來，一九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香港導演與諜戰戲

諜戰影視劇因情節撲朔迷離，一向都受歡迎。此種類別在香港的成功，當以《無間道》為首選。

香港導演拍的諜戰片你看過嗎？女導演拍的呢？想來港人只能搖頭。內地評價較高的諜戰電視劇集《對手》，便是由香港女導演盧倫常執導的，她在香港已拍過《女人不哭》、《生死諜戀》等六七部作品。

一般的諜戰劇，多是表現敵特的破壞故事，如偷圖紙、破壞生產、殺害重要人物。《對手》也有類似情節，但把相當戲分放在了一對中年男女特務的生活領域。二人年輕時從台灣來內地，以夫妻身份潛伏，男的開出租，女的當老師。舊上峰轉移了經費自殺，他們既要

尋找該得的錢，又要完成新上司的差遣。這當中金錢窘迫、女兒反叛、信念掙扎、婚外情、與原情人的情感糾纏……這一地雞毛，是全劇的一條發展線。另一條線是在波瀾不驚的表象中發現了敵特活動的蛛絲馬跡，對二人的觀察、試探、追蹤和放長線釣大魚的計劃實施。

《對手》表現特務的日常生活，發掘出人性的一面，令劇情與人物更可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留者壽 去者安

要事項，並非為友人送贈禮物，而是考量到底應付多少「人情」。香港俗語稱為「做人情」，其實就是送禮，只因香港人較為實際，故此送給主人家的禮物通常都是現金或銀行禮券。社會上逐漸流行「公價人情」，即是要考慮婚宴場地的檔次，另外亦要衡量自己與主人家的親密程度。倘若不預先考慮清楚而付出低於「公價人情」，容易惹來笑柄。

同輩打算結婚的都已結婚，不打算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結婚的並不會隨波逐流，漸漸下來，婚禮的喜帖越來越少，喪事的訃聞卻越來越多。

這些年來，不論是公務或私交而認識的朋友，只要是我知道其喪事，我都會盡量出席。上個月香港文藝界便有幾位知名人士在短期間相繼去世，當中有人預告後人其喪事一切從簡，另亦有人在殯儀館的大禮堂舉辦追思會，讓各界友好同來悼念。與會者大多都已一把年紀，行動不便者提着手杖，健行者神情肅穆。除了同來追憶友人，在世者彼此亦要互相問候，接受別人的關懷美意。這時我想起香港鑽石山火葬場門廊的對聯：「造物本無憑須知哲同歸息同萎；陰陽今異路但願留者壽去者安。」

浪漫結他曲迎七夕

西班牙語中的瑪霍（Majo）及其陰性詞彙（瑪哈）特指馬德里下層社會中有着厚臉皮舉止的時髦群體。瑪霍是那些魁偉自信的浪蕩男子，瑪哈則是穿着亮麗的時髦女子，戈雅的两幅代表作《著衣的瑪哈》與《裸體的瑪哈》所呈現的便是這一群體。他們的服飾均是西班牙傳統裙裝的誇張演變，與當時受啟蒙運動思潮影響的西班牙精英所穿着的法式服裝形成強烈對比。

在《彈結他的瑪霍》中，畫家描繪了一位身披淡藍色披風、繫着花園巾的戴帽瑪霍正在全情投入地懷抱結他彈唱，他所穿的淺黃色五分褲腿褲和白襪在赭色岩石的映襯

幻影

少年，來到如今四十多歲的中年，鬢角的白髮以及生活印刻在心靈的皺紋，時常默默提醒，那鏡子裏的「我」，不過是幻影，但又不止是幻影。我所能看見的自己，終究是不完整的。而人生中遇到的每一個人，他們所看見的「我」，也僅僅是鏡子裏的幻影，永遠不會百分之百的全面。

生活中的負累，或許正是在於我們缺少「我」的勇氣，活得不夠真實。我們被過分修飾、過分程序化了的心靈，穿上了太多的文化

的、社會學的乃至經濟學的衣裳，以至於我們的心不再能感受到那微妙、純真的詩意。

我時常懷念那節物理課，那句詩一樣的語言，也許，不經意的時候，我們的靈魂才是裸露的，是嬰兒的，也才最接近天籟的詩意和靈性。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